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卷一百二十七 己未年

十月初十日乙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本日有四川候選從九品傅昂呈遞封奏內稱鼓勵鄉勇以助軍威原敎誘降以分賊勢其言多有可採軍營堵剿賊匪原藉鄉勇以助官兵帶兵大員亦多量爲獎拔但止保虛銜頂戴在身受者雖以爲榮第恐事竣

之緣地方官因視爲虛職易於革退任意凌侮殊
未足酧其前勞而收其實效嗣後各路將領於鄉
勇團頭有能分外出力殲殺賊匪者即議請授職
予以實在頂戴則義勇中知有此破格之榮自然
人人踴躍效命爭先於協剿更爲得力又良民被
賊圍裹劫擄爲記面刺白蓮教字樣逼勒入夥其
有悔罪出降者官兵若因其顯有教匪標識悉予

骈誅則無分玉石而畏死附賊者益衆且身爲教
匪斷無割辮刺字之理皆由賊匪逼裹良民恐其
投出强爲割辮刺字使之畏懼官兵誅戮以堅其
脅從之心嗣後帶兵大員務須查訊明確如實係
被脅良民毋論短辮刺面俱准歸降給照復業使
陷入賊中者聞風投首亦解散賊黨之一法此二
事著額勒登保安協酌辦務使鄉勇知所奮勵張

我軍威而良民之脅從者亦足遂其歸化之誠於
剿撫機宜較有稗益適據魁倫奏請撥解軍餉赴
川現已酌撥應用但軍務一日不完則軍餉一日
需用額勒登保身爲經略自當於國用軍需通盤
籌及今計算川陝賊匪共有十四股額勒登保惟
當激勵將弁趕緊剿賊務於年內一律辦完方爲
不負委任也

上又諭內閣日本日軍機大臣接據候選從九品維

昂呈遞封事一件所陳剿撫事宜各條其言尚屬

可採亦多近日已見施行之事其人尚有出息著

自備資斧前往陝西交與松筠差委如果奮勉出

力即照原銜補用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吳熊光曰昨有河南鄧州民人

張靖呈許伊就張蓋會充鄉勇在湖河鎮運糧被賊戕害經巡撫給與千總職銜並據呈出印票內開武童張蓋王清給千總職銜鄉勇徐榮太耿士魁喬洪志許增志張士和五人給外委職銜因交兵部查核河南議郵義勇案內並無張蓋等七人之名此等鄉勇急公致命者既經分別給予職銜執照自應奏明咨部辦理乃前任巡撫不以爲事

不過彼時給與一紙執照旋即遺忘殊非鼓勵之
道大約河南一省似張蓋等得有空照而未咨部
者尚多著吳熊光即查明張蓋等七名原案補行
咨部此外如有似此遺漏咨部者亦即一面奏聞
一面咨部辦理
十二日丁酉明亮恒瑞與肇奏言臣明亮由實雞
沿山查看湯峪黑水峪一帶出省要隘於二十

七日入子午峪趕緊馳抵秦嶺沿途詢問尚未
得有張逆等大股竄來確信旋接富成稟報張
逆分出兩小股賊匪合併一處伊在石泉溝接
仗殺賊七八十名賊卽竄至六里溝有欲逃往
五郎江口之勢計算江口與臣大營相近自應
趁張逆未到之先與富成夾擊先將小股撲滅
以免牽綴官兵當卽督兵星夜進發黎明行過

江口甫抵冷水溝遣探前探報稱對面山梁有賊
匪數百人騾馬百餘頭匹往洵陽壩奔竄 臣 明
亮與攀帶領馬隊並飛催各隊步兵趕緊接續
前進該匪一見馬兵即回奔至山下正遇富成
追趕小股賊匪前來兩路夾擊賊人翻入老林
捨命狂奔富成由老林左手緊追 臣 分一半兵
勇由右手跟蹤追殺隨從溝內繞出洵陽壩迎

擊二路官兵追殺五十餘里殲斃賊人入九十名生擒錢琮等十三名搶獲騾馬刀矛旗幟甚多內有大帥旗一桿其執旗頭目當被官兵李景明戳死訊據錢琮等供稱此係張漢潮大股賊由老黃溝涼沁河一路連夜狂奔前來因矛手甚少急欲尋小股合夥不想又遇大兵截殺張漢潮冉學勝等逃入老林不知去向當將該

犯等交糧員張詢研訊分別辦理查賊匪逃竄去路左手可通大燕溝從老林中路可至月河右手可至甘乂河 臣 令富成即帶原兵由江口馳回大燕溝堵剿派侍衛富蘭等帶領兵勇由中路老林追剿 臣 與興肇督率愛星阿等帶領索倫馬隊等兵翻腰竹嶺至甘乂河截剿次日途間據前探報稱小股賊匪仍分兩股一股約

有六七百人昨夜在桃園溝地方已歸併張逆
二處一股有三百餘人往四畝地一帶潛逃 臣
行抵甘文河賊匪尚在山內未出適遇 臣 從天
賜山派出副將多爾濟扎普等帶領官兵跟追
張逆前來面稟伊等緊躡賊蹤每日沿途擒殺
落後賊匪七八名四五名不等又接恒瑞來信
云慶成所帶之兵已交綸布春帶領趕至恒瑞

處恒瑞卽帶兵從龍王溝長坪一帶截剿並嘱
綸布春直由五郎追剿復派千總張起鰲帶領
鄉勇出四畝地一帶尋蹤追擊臣從太山廟趕
至月河賊匪已竄出月河逃上對面大山官兵
趕上山梁鎗斃賊人三四十名賊人不敢由小
路下山向林內紛紛亂竄約起更時富蘭等亦
帶兵跟蹤而來並稱昨日在林內趕上賊匪殺

死百餘名擒拏吳廷璧等六名俱係襄陽河南人皆立予駢誅查賊匪由林內竄逃若不折回甘乂河必出石門溝向大仁河潛逃臣令富蘭等帶兵趕赴洵河抄截仁河出口之路臣同興肇督兵趕赴太山廟截住甘乂河去路賊人已在對面高山屯聚臣等官兵僅到五六十名其餘各隊尚在溝內未能上來索倫藍翎委官克

成額拿獲賊探張誠明據供探知官兵都下溝
去張逆差伊來此探聽有無多兵欲來搶奪馱
騾旋即被獲等供將該犯立行正法當令官兵
多設號火鎮靜埋伏以待逾時鄉勇李景明來
報賊匪知有准備俱即遁逃臣等督催後面之
兵趕躡至石槽溝據帶領前隊兵勇遊擊應元
覓差人來報張逆大股賊衆在張家坪暫歇聞

得綸布春巢營不遠一面差鄉勇飛報去後一面稟請速發大兵趕緊前進臣聞信即同興肇督率馬步官兵趕至張家坪綸布春與賊對敵正當喫緊之際臣等兩路官兵齊至恒瑞所派張起鰲亦帶鄉勇前來兵勇一擁而上鎗箭齊發殲賊二百餘名生擒男婦八十四名口貴州守備楊正明帶兵生擒首逆李潮兩路官兵鄉

勇搶獲鎗刀器械甚多臣再訊李潮究問張漢潮下落據供我同張漢潮在一處因石巖甚高騾馬俱失正欲跳崖逃竄我被官兵矛戳將我拏住我見張漢潮也被官兵戳倒不知生死並將擒獲衆賊及割獻首級令李潮一一識認並無張漢潮在內當派遊擊胡定泰帶兵搜山至次日辰刻尋出屍身二十具有首受矛傷老年

屍身一具令撿獲男婦等細認皆云即是張漢

潮並派富蘭等先問李潮據供張漢潮左眼有

肉贅左邊齒落其一黃白短鬚身高面長眼珠

微有藍色復將各屍身令李潮識認據李潮將

張漢潮屍身指出與所供相合毫無疑義當將

張逆屍身碎剉所有擒獲賊匪訊明從賊日久

曾經與官兵打仗者概予駢誅其餘被擄男婦

交糧員張約細訊分別辦理至李潮供係起事爲首之犯與臣等素日所聞不同且云能設法引出餘黨所供雖不足信若果能如此亦解散之一法並可稍省兵力現在那彥成行營已由西安至大峪口臣酌派妥員多帶官兵將李潮並張逆首級解送那彥成行營查訊辦理現在賊目惡黨所剩無幾亦必乘勝趕緊掃除淨盡

查綸布春打仗奮勇尚能布置今同領一路官兵或分或合於剿辦更易得手並嚴飭五郎山陽鎮安商州孝義各路帶兵員弁及地方文武務須將殘匪加意搜剿勿使一名漏網

明亮又奏言竊臣疊受

聖恩再造矜全心非木石焉有不思圖報轉爲無恥喪心之事今蒙

聖恩訓示並未加之嚴譴感激涕零伏念臣自到川陜軍營見軍需浩繁承辦之員毫無章程即應得分例至今並未支領原爲保守體面若果到處勒索必有證據眞僞自易查詢萬不能掩至從事行間爲日最久凡遇打仗必身先士卒布置差未失宜即截剿賊匪屢獲勝仗四省百姓亦所共見現在各股竄匪所懼官兵惟額勒登

保及 臣 兩路為最衆口僉同而怯懦之人每多懀忌欲行傾陷因無把握不能直陳故布散流言倩人代傳竟令 臣 有勒索避賊之名至坐轎一節去冬至河南下陽打仗後感冒寒疾彼時足軟腰疼力不能支暫乘竹兜今春照常騎馬但賊匪往來俱係重山複嶺之中間有不能騎馬處所是以帶 兵大員不善行走者俱用竹兜

跟隨以備暫時應用實因限於山險非圖安逸之故臣幼曾演習頗能行走近來腿足究因受傷舉步不能捷便會有時暫用竹兜一聞賊之所在仍即騎馬緊追八月十三日追賊至松樹坪淌渡君子溝水溜石大因馬失足墜河幸無傷損九月十三日天賜山追賊人馬墜於橋下左手兩腿右股俱受微傷因有竹兜可以將養

總未敢停歇一日臣自愧衰鈍無用因奏事列
銜居首碍難自叙未敢據情入
告令崇
特派那彥成來陝督辦軍務臣自當謹遵
聖訓奮竭血誠會商剿辦至帶兵打仗係臣專責仍
不留一分餘力勉助那彥成速奏膚功早慰
聖廑庶可稍贖前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台布曰張漢潮一股往
來陝境奔竄日久以至四川甘肅及楚豫等省俱
爲牽綴今首惡已除不特陝省即可肅清即楚豫
甘肅盜臻寧謐並可騰出勝兵合力專辦平利等
處及川省各股賊匪可期迅速藏功此股賊匪向
聞張漢潮爲首今訊明李潮始知張漢潮素不管
事而李潮竟爲起事首犯此次一併拏獲更爲可

慰但據李潮供稱情願寄信白號匪徒令其投出明亮已將該犯解赴那彥成軍營李潮旣係白號爲首之人令其招出餘黨其計似屬可行但那彥成祗當將該犯親筆書信記號著妥幹兵丁或即於現在獲匪中無關緊要之人賫赴白號賊夥妥爲招致斷不可令李潮自行前往以致潛逃不返轉留餘孽如李潮不過藉此冀延殘喘或卽寫信

往招而自號賊匪並不聽從於事無益即當將李
潮淩遲示衆若果有成效自號賊匪相率投出則
李潮或可免其一死彼時那彦成再行請旨定奪
此時盛京官兵業已到齊其吉林官兵著那彦成
作速催令來營再加以明亮原帶之兵那彦成二
路共有勝兵一萬數千軍威已屬壯盛朕度量該
處情形那彦成台布自應赴紫陽洵陽平利一帶

督同王文雄柯藩慶溥與德楞泰分投截擊將辛
聰張添倫等全數殲擒但軍情難以遙度那彥成
等總當隨時確探賊蹤何處緊要即赴何處剿辦
至張漢潮李潮雖已殲擒其跟隨餘黨及分出小
股尚在陝境即如從前陝省殲斃齊王氏川省擒
獲王三槐至今尚有齊家營名號及王三槐餘匪
蔓延未淨那彥成素所稔知今乘此兵威勝勢必

箚將餘孽搜除淨盡以清此股僻匪即速往平利

一帶數日未爲不可再平利等處賊匪如那彥成

台布果能速即殲除自屬伊二人之功若賊知張

漢潮業經殲斃不能復施牽掣官兵詭計又聞那

彥成統領大兵前往自知不能抵敵竄往川境彼

時台布自應在陝境督率防堵或回省城辦理地

方事務那彥成係屬欽差非陝省守土之臣可比

即應統兵前赴四川幫同額勒登保剿賊再明亮節次所奏在龍駒寨欒莊牧護關打仗情形全係憑空揑造並無其事此次張漢潮等安知非綸布春等殲擒報知明亮而明亮或在數百里外據爲已功入奏亦未可定茲將明亮等原摺發交那彥成閱看著那彥成按照摺內情形將明亮興肇是否親身殺賊抑並未在彼督戰僅據他人禀報入

奏之處據實具奏即使明亮果係親臨行陣將張

漢潮李潮纖擒亦由朕特派那彥成前往督辦不

致再似從前之玩愒自便且聞那彥成已由西安

入山明亮恐其到彼成功是以上緊截剿獲此兇

渠是那彥成雖未經臨行陣而先聲奪人故能得

此捷音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松筠曰據明亮等奏將張漢

潮殲斃並生擒首逆李潮痛殲賊衆此次明亮雖
能認眞截剿連得渠魁而從前遷延逗遛及謊報
殺賊收受餽送銀兩之罪自在不可因有此次報
捷之功遂置明亮前罪於不問且明亮此次殲除
張漢潮李潮二逆自係因那彥成到彼心懷愧懼
始行上緊剿賊不能蓋其從前延玩掀僨之罪惟
首逆旣速就誅擒其功亦自不可沒況永保與明

亮伉險本深又素性狡詐或自知罪重拚命抵賴
巧卸於人其所稱明亮前在龍駒寨鑾莊牧護關
三次打仗殺賊俱屬烏有之詞或其中尚有裝點
亦未可定朕非因明亮現有殲斃張漢潮擒獲李
潮之功遂稍偏向明亮但伊二人罪案孰虛孰實
總當審訊明確方足以成信讞松筠惟當遵照節
次諭旨以公正為本悉心研鞫令永保與明亮當

面質對務使水落石出一得確情仍即按律定擬具奏候朕核辦所有本日明亮奏到自辯之摺着發交松筠閱看

上諭內閣曰明亮等奏張漢潮一股竄至張家坪地方綸布春趕往剿擊殲斃賊匪搜出張漢潮屍身確係矛傷身死侍衛富蘭在洵河一帶殺賊千總張起鰲帶領兵勇協剿均爲出力綸布春著加恩

挑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並交部議敘守備楊正

明著先賞給都司銜遇缺卽行補用侍衛富蘭子

總張起熬俱著交部議敘其打仗兵丁俱著祁彥

成查係圍剿張漢潮一路實在出力者加恩賞給

一月錢糧

同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言據前任湖廣總

督景安叅奏安襄鄖道胡齊崙聲名狼藉辦理

軍需種種虛揑侵欺與候補經歷朱謨狼狽爲

奸一案欽奉

諭旨將胡齊崙朱謨解京嚴審定擬具奏節經臣等

按款研訊因該參員特無証據供詞狡展奏請

飭交倭什布逐一切實查詢並將胡齊崙支放軍需

底賬查報送京茲據覆奏察訪胡齊崙經手軍

需有私扣餽送等項並揑報邀功各款臣等遵

帶同候補臬司祖之望監提該叅員復加嚴詰並
令解到質証知縣李秉義鄉勇頭甘宗羅三面
質對據該叅員供稱伊於嘉慶元二兩年經手
軍需銀四百一十九萬餘兩因採辦軍裝物件
例價不敷并各路官兵鄉勇年節俱要犒賞經
前任督撫行令各局除例扣一兩之外每百扣
存三兩以爲例不准銷之用後因部發銀兩每

百兩短平四五六七八兩不等復經奉文行令各局再扣四兩我因襄陽差費浩繁扣項不敷又於部發短平並奉文每百扣平八兩外復扣二兩我通共經手軍需四百餘萬除奉文坐扣平餘外我私自扣過銀二萬九千餘兩凡各營將軍督撫等提用銀兩並我自行餽送永保銀六千兩及打造銀牌銀錁預備各營提取并餽

送各營犒賞鄉勇皆在此內私扣軍需侵用官
項實屬罪該萬死再我於二年十月帶鄉勇一
千三百名總兵馬瑀帶兵五百名同在夾河洲
堵禦見有從賊營陸續潛回之人我因想邀功
就捏稟洲內伏匿匪徒潛圖蠢動經巡撫汪新
帶兵前來督拏獲犯王集義等一百三十餘人
發交同知虞友度知縣孔繼檊審訊將被裹良

民即行釋放因王集義等五人審係賊目立時
正法其餘供認習教者六十四人分別正法發
遣經汪新奏蒙
聖恩賞加按察使銜實是我虛張聲勢希冀邀功至
所殺數人實非就撫良民又我於二年七月因
賊匪竄近南漳我雇募鄉勇在辛家坪打仗鄉
勇傷亡二百九十七名我因事在忘記稟報請

恤後因賊匪西竄彼時我原有三千餘鄉勇賊

匪並未到南漳保康交界地方我因要見好邀

功揑稟添募鄉勇三千餘名派委俞克振帶赴

猪槽經汪新查無其事我又揑稟是捐廉支給

都是實情無可置辯詰訊朱謨供稱我在胡齊

崙署內幫辦軍務三月僅替管賬目並未經手

銀兩委無與他主謀情事 臣 等以該參員前次

供詞閃鑠恐所供尚有不實不盡並另有婪索
別情再四駁詰加以刑夾堅供委無別項劣蹟
似無遁飾查胡齊崙身任監司大員於堵禦賊
匪揑報冒功又遺漏請恤鄉勇其經管支放軍
需銀兩於奉文扣平之外復又私扣銀至二萬
九千餘兩預備各營將軍以及督撫提取犒賞
並自行餽送甚至送丞保銀六千兩之多是該

犯以軍需務項竟同私橐為負緣迎合之資實
與侵盜入已無異節經 臣 等嚴加刑訊該犯俯
首認罪胡齊崙除妄冒軍功各輕罪不議外應
照侵盜錢糧入已數在一千兩以上斬監候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犯家產業經查抄毋庸
勒限追賠朱謨訊無與胡齊崙通同舞弊情事
業經革職應無庸議候補同知虞友度於到京

後旋即病故京山縣知縣李秉義鄉勇頭目甘宗
羅俱已質訊明確應即飭令回任回籍其辛家
坪打仗傷亡之鄉勇行令該督查明照例議恤
至從前夾河洲一案冒功謊報奏蒙
恩賞之已故巡撫汪新及各該員弁所得加銜並議
敘應駁之處應請
旨飭交倭什布查明據實具奏一體註銷奏人

上諭內閣曰胡齊崙身爲道員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銀四百一十九萬餘兩並不按例支發於奉文扣平之外復又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餽送其罪甚重因將胡齊崙革職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行審訊并傳集人證質對今據審明屬實照侵盜錢糧入已數在一千兩以上例問擬斬監候洵屬法無可貸自剿辦教匪以來迄

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
湖北而軍營餽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任總
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崙一人經理恣
意侵扣實爲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置重
典也軍營帶兵大員如明亮永保等藉剿賊爲名
稽延時日不顧蕆事其意以功成受賞即加五等
之封詔糈自有定額不如常在軍營厚享餽賂二

領兵過往問而所得動至盈千累萬以養寇爲肥
身之計以糜帑爲飽橐之資縱賊蔓延日久未滅
皆由於此即如畢沅餽送永保銀二千兩胡齊崙
餽送永保銀六千兩伊等即因永保在京監禁欲
行佽助亦當各出己貲何得用國帑爲朋情耶試
思此項銀兩皆兵丁等衣糧屝履之資今忽短餉
銀八千兩則從征之士因玆而罹凍餒之患者不

知其幾千人矣而欲令其踴躍戎行克敵致果其可得乎從征之士不能飽煖焉能破賊以致賊官良民不可屈指此等劣員豈非自作之孽耶朕親政以來將軍營積弊屢次嚴飭禁止而伊等習爲故事仍恐相率效尤不得不再爲明白曉諭俾知儆懼現在四川軍餉已徹底查辦務使領兵各員無利可圖方能專心剿賊以冀速蕆大功至向齊

崙爲此案罪魁今問擬斬候核其情罪明年秋審時必當予勾且業已動刑監禁一年之久或致病斃轉得倖逃顯戮然予以斬決在胡齊崙雖不足惜而於本律究有所加朕詳愼庶獄俱係按律辦理從不有意從嚴胡齊崙著即處絞餘依議將此通諭中外並領兵大員及現辦軍需者知之

十三日戊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松筠台布曰昨據明亮奏張漢潮業經殲斃並將首逆李潮擒獲陜省大股賊匪已就殲除其分出小股及零星餘孽現經那彥成台布入山搜捕毋難一律淨盡此外紫陽洵陽不利一帶雖尚有辛聰張添倫等在彼屯聚然不過剿敗餘匪在川陜往來游奕將來那彥成台布移兵往剿自可剋日殲除是陜境現已肅淸而脅從

附和之徒目擊首逆就擒失所憑恃自必人心渙
散黨與披離亟思棄逆就順日望安插之恩以陝
省目前情形而論一切善後事宜正關緊要松筠
台布當乘此機會次第籌辦並先將節降安撫諭
旨廣為宣布設法招徠於事方為有裨又思前此
該省賊匪一被官兵逼剿即向老林翻山逃匿看
來老林大山實為藏奸之藪此時賊氛已淨此等

處所必當酌加清理適本日召見彭元瑞奏及陝
省終南山綿亘八百餘里山內地界皆係岐山鳳
翔武功盩厔鄠鄠咸寧長安藍田等九縣分段管
理而山內地方遼濶居民稀少又子午谷一道向
來本禁止行旅往來後畢沅因遞送金川文報改
由子午谷行走取道便捷較之舊時驛路可近七
八日之程闊成通衢以致賊蹤得由此奔竄其山

徑已問有民人耕種此等地方旣係山徑僻雜又延袤廣遠與其置之空閒徒爲盜藪何若酌爲疆理安置編保且現在難民就撫之後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卽官給銀兩藉資口食祇能贍給一時亦豈能久安生計若資糧用盡無以自存勢必故智復萌仍爲草竊之事朕意南山內旣有可耕之地莫若將山內老林量加砍伐其地畝旣可撥給流

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材木即可作爲建蓋廬舍之用並察看山內地方形勢廣狹或分建縣治或設立廳署並安設營汛移駐弁兵以資管束彈壓其官廨所需木植取給老林亦屬甚便且就撫之民又可傭工覓食亦以工代賑之一法從此作爲土著各安本業旣有恒產必有恒心於招徠安撫及因地制宜之道豈不兩有裨益此即仿照明代原傑

經理鄖陽殺轉流民之遺意而小用之實善後所
急宜籌及者松筠台布務須實心經理妥協籌辦
況陝省前有撥發餉銀一百萬兩正可作為一切
善後事宜之用從前平定新疆拓地二萬餘里我
皇考於一切善後事宜區畫盡美盡善是以數十年來
相安無事松筠台布皆係素能體國愛民者於此
事亦當籌畫萬全為久安長治之計或伊二人所

量一人親往查勘明白會同商辦更可得有把握

斷不可祗圖目前急於完竣仍致有名無實也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二十八 己未年

十月十四日亥 那彥成奏言臣前自西安起程擬赴明亮軍營旋探得明亮由子午谷徑赴江口一帶山中道路東西相隔甚遠隨由孝義前至孝義廳地方一面分遣妥役偵探賊蹤並屢次札催各路趕緊截剿一面檄催

盛京官兵速來孝義並挑選附近防守兵丁以便

帶領前進初五日據禀報在七里堖山梁追剿張漢潮分股之高遇春等匪賊一百餘名生擒賊匪二十餘名又在毛兒嶺剿斃張漢潮正股賊匪八十餘名生擒十餘名兩股竄至竹溝合夥奔竄成郎隨至下陽溝所辦尚爲出力初六七等日頭二起

盛京官兵陸續趕到初八日據探役李忠等同禀

張漢潮一股賊匪於初三日竄至石灰溝明亮
綸布春等與賊打仗殺賊二十餘名拏獲賊目
李潮一名又據探役郭金李義回稟初三日石
灰溝打仗後官兵在張家坪紮營賊匪在遇仙
溝屯聚相距五十里初四日在獅子坪遇賊打
仗殺賊多名賊匪奔上山坡逃竄是日明亮等
隊內鄉勇搜山見有一賊在坡上自縊身死劉

取首級呈驗令活賊李潮指認卽係張漢潮首級餘匪仍向安康之黑水河及安康連界之紫溪河分竄臣查張漢潮以冉學勝爲主謀自上年入陜以來往來奔竄已歷多時今被各路兵勇追剿緊急窮蹙自戕首逆既斃賊勢自衰但此等邪匪若不盡數殲洗江北竄匪終不能肅清卽如齊王氏斃後至今尚有齊家營賊匪王

三槐就獲餘黨猶未解散必應將張漢潮餘黨
全行剿盡斷不敢因首逆已斃稍存弛懈再且
前因川餉入棧無兵防護已咨商松筠或令吉
蘭泰等移駐棧內褒城廢邱關草凉驛等處既
可防護餉銀並可扼往川陝入甘要路亦正所
以保護甘境查吉蘭泰索費英阿所駐之地去
北棧止數十里稍令前移於三省均有裨益

那彥成又奏言臣 欽奉
諭旨查明亮恒瑞興肇等前在甘境剿辦張漢潮賊匪奏稱分兵三路圍住大山不能再稽顯戮何以又復潛逃東竄若前次實未圍住則伊等揑奏邀功之罪無可解免若已兜圍嚴密賊何路逸出即係何人堵截不力縱賊他竄臣 已一面飛調在彭處剿賊之興肇並換回隨營糧員細

詢實情一面飭查成縣鳳縣各地方官令其據
實禀報仍咨明松筠將明亮恒瑞與賊打仗情
形就近確查 臣 帶兵前進即日會晤伊等再行
面詰如此逐處稽考無難水落石出所有上年
明亮在青羊峽追賊逗遛本年恒瑞並不窮追
藍號賊匪輒回陜境兩事俱屬有心玩愒一俟
查詢明確即據實參奏永保慶成前在楚省提

用軍需得受餽送款項累累以帶兵大員營私
骫法實堪駭異屢成經松鈞拏問業已解赴漢
中其家人劉五兒自已一併隨往永保向在西
安監禁已咨會松鈞令將永保由大路提解至
漢中一併歸案審辦至明亮恒瑞俱有染指之
事恒瑞係 臣 妻父亦經得受餽遺不勝愧恨
惟當秉公持正澈底清查且軍營耳目衆多亦

非一人所能掩飾斷不敢瞻顧親情自貽徇庇
之咎再永保在華陽山打仗情形 臣 面詢馬兆
瑞彼時永保帶兵在後並未被賊圍住經馬兆
瑞救出明亮於次日始到亦並未坐視不救與
永保供詞尚屬相符再 臣 前訊據永保供詞及
呈出字據明亮從前在龍駒寨等處三次打仗
俱屬子虛欺飾之罪無可解免是以附摺嚴參

並聲明暫緩宣露候
旨遵行頃已接到明亮降爲副都統銜之
旨令將明亮革職拏問自應遵
旨究訊但現在明亮已將張漢潮逼剿身斃其應如
何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曰那彥成奏張漢潮業

經身斃並生擒首逆李潮𣇱已據明亮奏到惟查
明亮摺內所敘情節張漢潮係九月二十九日辰
刻被圍中矛致斃而本日那彥成奏張漢潮係於
十月初四日自縊中間相隔六日若張漢潮果係
初四日身斃則帶兵將弁必須稟知明亮而明亮
又須查驗屬實安能即於是日繕摺入奏想係那
彥成採聽未確或明亮奏報不實張漢潮已經身

死固不必深考但其是否中矛抑係自縊之處亦須查明確實此時李潮已解往那彥成軍營或訊之該犯或訊問押解該犯員弁即可得實也至明亮自剿賊以來所奏多係捏飾是其故智非已降旨令那彥成將殲擒張漢潮李潮是否係明亮與肇親身督戰抑係據他人稟報攘為已功及斬獲多寡之處查明具奏並著遵照昨旨辦理至冉學

勝一犯係為張漢潮謀主現未擒獲又有兩股餘
黨尚在陝境分竄必須趕緊剿辦以淨根株那彥
成現往鎮安安康一帶搜捕所見甚是若此時以
張逆既誅稍存大意不將餘孽剿盡必至如從前
陝省殲斃齊王氏川省擒獲王三槐至今尚有齊
家營及王三槐餘匪蔓延肆竄不過斃一老病無
能之張漢潮而於軍務大局有何裨益仍復糜餉

勞師致稽藏事那彥成既見及此自應赶緊勦辦
目下盛京兵陸續到齊再加以明亮原帶之兵軍
威已極壯盛况吉林官兵昨又降旨令那彥成速
催到營務當迅速勦捕將冉學勝及張逆分出小
股悉數殲除再往平利洵陽一帶督同王文雄柯
藩慶溥與德楞泰分投截擊將辛聰張添倫等股
以次殲擒用副委任至陝省入棧無兵防護已於

商松筠或令吉蘭泰等前移棧內所處亦是但甘
省尚有防堵要務吉蘭泰等亦不可離甘境太遠
致照料不及也至明亮興肇慶成永保已先後降
旨交松筠秉公審擬具奏惟恒瑞前次搶藍號之
賊竟回陝省協剿張漢潮棄埀成之近功追未定
之遠賊顯有趨避情事那彥成務當切實查詢並
將得受餽送之處留心訪察一得確據即從實參

奏候朕核辦想那彥成斷不肯有心瞻徇也

十六日辛丑額勒登保奏言竊臣探得鮮大川苟文明等股在通江地界卽兼程由青崗渡南北山一帶前進初一日晚間行抵土地堡距城五十餘里擬於五鼓發兵掩擊是夜偵探賊匪鮮大川等於三更時已向方山坪一帶奔逸適接

臣前派搜勦阮正㵾餘孽之阿哈保穆克登布

報稱正月二十七日兵抵通江火天崗探得院
逆及宋姓餘黨數百人由火天崗竄至碧溪河
阿哈保穆克登布等即於二十八日帶兵趕勦
自碧溪河叢樹埡至龐家埡追殺七八十里殲
擒一百數十人餘賊竄散次日正在搜捕據民
人報稱徐添德等帶領賊衆已竄至楠木壩一路
該副都統等即行兒道勦擊查方山坪亦有通

楠木壩之路臣本欲由方山坪追擊鮮大川等
賊衆令徐添德一股較之鮮苟等逆尤爲緊要
自應併力殲除一面飭知阿哈保穆克登布帶
兵由楠木壩趕擊臣即取道方山坪前進期於
兩面夾攻阿哈保穆克登布得信後於初二日
五鼓率領馬步兵勇進發冒雨趕抵竹園子黎
明賊匪見有官兵糾衆佔據山梁抵拒副將豐

佰遊擊曹明等帶領兵勇分路環繞攻撲搶上山梁殺賊數十人賊匪潰竄官兵趕抵柿木壩賊衆驚惶我軍衝入賊隊殺賊五百餘人卽乘勝追至橙子坎該處巖壁陡窄賊匪自相擁擠滾跌而死者又有男婦一百餘人先後生擒田大用等一百五十餘名所獲騾馬旗幟鎗矛等件甚多臣 於初二日帶兵至雞公梁探得賊匪

向馬板灘石窩塲奔竄相距不遠即于次日五

鼓發兵兩路迎頭截擊安祿格布舍等帶領馬

兵由雞公梁之左進發楊遇春傳壆等帶領步

兵由雞公梁之右赴城隍廟一帶預爲設伏臣

督兵從中路策應該匪等於將曉時結隊而來

適安祿等帶兵從山旁衝出賊匪慌亂無措且

見山梁均有官兵俱向城隍廟一路紛紛奔逸

楊遇春所帶伏兵猝起前後抄殺數十里斃賊
四百餘名生擒一二百餘人餘匪四竄穆克登布
等帶兵亦即趕至　臣於駐營後將生擒活賊訊
究僉供此股係徐添德爲首約有四五千人復
有王登廷之子王科帶矛手三百人由沙壩場
前來聞知鮮大川王登廷均在川北徐添德要
與合夥又因七提督之兵從後趕剿故由東鄉

太平一路竄來又訊出與徐添德同在亭子鋪起事之頭目劉全德張文宗符有德三人實係到處燒搶在湖北攻圍歸州最為兇悍當即凌割其餘二百餘名從賊已久者概行正法附近脅從男婦一百九十七名分別釋放現探得鮮荷等逆已竄石廟場徐添德率其敗殘賊黨竄至六城寨有向東鄉太平貢中堡石窩場合股

之勢且聞王登廷亦竄到一過口場與石窩場相
近七十五因在周家場探有張子聰賊匪在彼
剿擊 臣 一面飭知該提督 上緊剿辦并恐徐添
德等股匪由後河一帶逃竄該提督帶兵尙多
并令預探賊蹤分兵在羅紋壩曾光寺等處攔
截 臣 督兵趕赴石窩場以便痛加剿洗再許文
諜所追之庹姓張金魁等股在太平界內日來

未據報到剿賊情形已飛札飭催至此次打仗叠經德勝惟侍衛墨爾歡保奮力殺賊跌傷右額左手委防禦台精阿鼻受矛傷均不甚重兵勇俱無傷損

額勒登保又奏言查教匪滋事日久各路官兵自去冬至今殲除著名首逆羅其清等十餘股殺賊統計實有數萬並家

聖主宏開湯網准令悔罪投誠解散者亦不下數萬

及今賊匪猶未一律掃蕩迅速蕆功者實緣眞

正教匪其勢雖已日衰而股中分股隨時仍有

逼脅之人多者忽散而少少者亦忽聚而多輾

轉避兵潛逃隨在惟圖掠食亦初無竄陝竄楚

一定去向而又時時遁入深山老林故尙苟延

殘喘前接到倭什布來咨知竄楚之賊已經德

楞泰等追剿出境又據陜省地方文武稟報張漢潮一股賊匪前竄至成縣之達家莊經明亮等帶兵圍住殺賊一百五六十名生擒五十餘人旋又據稟賊匪被剿情急復折回東竄由鳳縣之唐藏關入草灘溝等情可見該匪勢益窮蹙其德楞泰自楚追剿之張添倫辛聰等逆雖現報竄至陜省平利西鄉邊境該處與川省之

大寧太平接壤張手二逆人數本不甚衆德楞
泰所帶之兵即或一時不能剿盡亦必能將該
匪餘孽逼入川中不至深入陝境是楚省既已
肅清陝境亦漸當寧謐目下賊衆全在川省東
北一帶而北面尤重賊至之處在於痛剿賊去
之所尤在嚴防若陝楚邊界防禦嚴密則川省
剿辦亦易查楚省自鄖竹以至巴東本經設有

邊防祠又經勒保添撥廣西更換官兵四百餘
名毕又奉
旨派有山西兵三千名以新添官兵合之原有兵勇
為數不少臣已令倭什布親歷邊隘率同該處
之總兵王凱路超吉等設卡安營務期有備無
患至陝省自漢中以至平利邊界本屬綿長向
有提督王文雄總兵慶溥柯藩及道員溫承惠

等在彼防護而兵勇稍單恐尚不足恃如張漢
潮賊股殄期完竣餘出兵力正多 臣 預行籌度
紫陽以至平利爲川楚陝三省交界之處最關
緊要應令明亮即帶原領之兵赴彼防堵西鄉
至南鄭一帶道路叢雜在在與川境毗連應令
恒瑞亦帶原有之兵前往該處堵禦其寧羌州
之黃壩驛一帶可通川省及甘省之路亦多應

令永保即帶原領之兵在彼堵截至防堵之兵
以逸待勞未嘗不可一以當百且陝楚邊界大
半皆 臣 節次剿賊周歷之地俱有險要可扼然
督兵之員分駐一處一任將領等株守營卡或
於山上紮營竟置山下經過之賊於不問及至
賊已竄出轉以地方遼闊賊來眾多為詞掩其
堵禦不力之咎實為惡習此後陝楚各大員於

親歷周佈營卡之外必須於各營卡預備出敵

官兵聞有賊警一面嚴防一面即行迎擊倘賊

已竄過亦即盡力追捕蓋賊匪之奔逸即或突

然而來亦不過一路兩路所設官兵營卡聲勢

如已聯絡彼此均能出而迎追互相策應賊匪

既難飛越亦何至更有蔓延所謂以堵爲勦寧

不事半功倍倘該員稍有玩愒仍致疎虞則責

有攸歸應請治以縱賊之罪庶各該員知有警

懼川中賊匪股數雖多人數亦不甚衆惟是賊

情日久愈加狡獪著名首逆時時更名分出之

賊目姓名亦不一而足兼之東奔西折迄無定

在我軍只可遇賊剿賊亦不能指定何人專剿

何股一股未盡難保其必無萌蘖更須剿辦無

遺臣現在督率七十五及各鎮等分路竭力剿

辦其德楞泰一路官兵不日諒亦入川剿捕於

達州查辦事竣并可帶兵另爲一路又慶成本

係四川將軍應令率領現帶之兵徑從南江一

路進剿川匪所有

盛京兵二千及吉林兵一千名或酌留千餘名以

爲陝中防堵之用其餘并交那彥成帶領入川

督率剿辦益覺有濟一切機宜均當和衷商榷

戮力同心趕緊蕆事再杭州將軍成德前在湖
北剿辦覃加耀等股賊匪因該匪等竄過滋邱
河奉
旨將前賞花翎及巴圖魯名號革去姑留將軍之任
該將軍隨同　臣　屢經殺賊著有勤勞嗣復留防
楚北到處竭力堵禦該將軍因年逾七旬精力
日就衰邁且以久受潮濕手足麻木於打仗殺

賊有力不從心之處不敢戀棧先經呈請勦保

乞休未及具奏伏思成德身受

重恩當此軍務緊急之時自問如果尚能出力斷不

肯遽行引退且伊子穆克登布現隨臣一路勦

賊甚爲奮勉因屢接伊父來信極言年老多病

實在不能勉强支持穆克登布深爲懸切如蒙

聖慈准予成德原品休致其子穆克登布自更倍加

感激力圖報効又查七十五前經拏獲徐添德

股內賊目李士貴㨿供係徐添德師弟情願招

致衆人出投若放令仍回賊營便可解散賊黨

兹 臣於督兵打仗時有人喊稱投誠當令至 臣

馬前㨿供係李士貴即七十五所遣之人并帶

有室弟李其倉前來且稱伊進營後已將徐添

德黨約會一百餘人欲乘間投出并恩將徐

添德縛獻立功今日猝遇大兵所約之人未得合在一處查李士貴於進賊營後又復帶其堂弟投出自係不甘從賊之人又官兵有臨陣生擒之李思明一名詳加研訊先與徐添德同時起事徐添德最爲信用亦係法無可貸之犯但李士貴進營卽與該犯謀獻徐添德李士貴懇求暫留此人與彼同赴賊營必可擒獲逆首是

以臣將李士貴李其倉李思明一併留營令其
相機辦理如果所言有驗均當宥其死罪倘有
別情另行核辦
額勒登保又奏言查各處安設營卡防禦賊匪
最關緊要尚該督撫必須不時親行查驗方得
實效臣前歲剿滅覃加耀後即於沿界安設營
卡差派官兵駐防且復派文武大員防守所辦

實屬嚴整乃倭什布將到湖北界內未及詳查
官兵妄報被徐添德等衝破營卡侵擾湖北且
聽屬員禀報將數千之賊謊稱數萬冒昧入
告仰煩
聖廑茲據德楞泰咨稱前在湖北剿賊四十餘日見
過倭什布僅一二次官兵糧餉並不如數支給
該兵丁沿路尋覓野菽充饑非倭什布前赴陝

境所帶本省官兵不發口糧俱各折交銀兩令

其自行備辦查搜捕賊匪皆係山林僻徑並無

市集貿易處所居民亦甚寥落兵丁等所得銀

兩無從覓食不得不擾累民間殊屬不成事體

再臣由楚北至川曾經路過歸州官署民舍依

然無恙並無徐添德攻破州署焚毀民房之事

即總兵王凱營卡亦未經賊匪攻破且據王凱

宸稟所稱與　臣　沿途詢訪情形無異但　臣　相隔
遼遠實難詳查若賊匪被剿情急仍復逃回湖
北該省邊防若再有疎虞所關匪細　臣　已將楚
省營卡專交綏什布嚴加防守不得仍前鬆懈

同日明與奏言伏查教匪起事緣由早邀
聖明洞悉叠蒙
勅諭帶兵大員及各督撫等剿撫兼施並愷切曉諭

如有悔罪投誠者概行赦宥仰見
聖德如天脅從罔治凡屬含生負性之輩無不同深
感悅數月以來被賊迫脅乘間逃出者隨時有
之無如冥頑不悟之逆匪自揣罪大惡極求生
無路因而爬山越嶺畏懼奔逃為苟延殘喘之
計自宜設法截剿迅就殄除 臣 帶兵周歷川東
川北地方皆係崇山峻嶺附近民居大半依山

傍水並無村莊堡落是以賊匪到處焚掠猝不
及防致被殘害現在各處村民懼賊擄掠俱修
築險要山寨堅壁固守大寨能容數千人小者
亦可居數百家凡一切糧米什物槩行搬運上
寨各立寨首團勇並置備鎗礮器械等物防守
如遇賊來攻撲互相救應賊即不敢肆行奔竄實
爲事半功倍若遇匪往返逃竄之路處處俱有

寨落星羅棋布聲勢聯絡再加以鼓勵之法遇
賊即行截剿該逆無計可施于軍行大有裨益
臣揣度地勢察看情形應請
勅交督臣魁倫及逝省地方文武員弁曉諭各寨首
示以利益有功者立加陞賞報効者一體優恤
並預爲議定章程凡要隘大寨派委千把佐雜
一員帶領兵役數名住守幫同偵探如遇官兵

追擊賊匪或竄近該寨地方寨首等即帶領團
勇出寨迎敵一閧施放號礮各寨人民齊心堵
禦務使賊匪無路奔逃俾官兵得以緊追殲淨
彼時領兵大員即將該寨首等指名保奏陞賞
倘賊匪猝至而官兵尚未趕到該寨首等即同
委員就近截殺或能撲滅一股地方官即據實
稟報督撫大吏奏請陞補官職委員等一併奬

勵其搶獲騾馬等項概行賞給若有臨陣傷亡者查明實數悉照兵丁之例撫恤如此設法鼓勵到處有備以逸待勞兵民同心用力可期迅掃妖氛再 臣 自本年四月內督率成都官兵防守開縣迄今半載有餘雖經賊匪往來數次均相離五六十里 臣 預整備防守又不敢督兵追擊擅離地界 臣 世罷人

國恩復蒙

簡用成都副都統臣 從前所得傷痕亦已大愈仍可

騎射理宜出力驅除今逆匪等竄往川北開縣

現有數百兵勇防守臣 督率滿洲官兵坐守

實有不安臣 現在有兵六百餘名追勦尚不敷

用仰懇

皇上天恩將省城健兵調取四百名共合一千並懇

於省城馬匹內調取二百匹交臣帶領剿捕勉

圖報効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此次徐添德一股

經額勒登保督率剿辦其鮮大川苟文明等股已

敗竄石廟場均向東鄉太平石窩場奔逃勢將合

夥而王登廷亦竄近石窩場正可乘此機會聚而

殲擒現在額勒登保督兵趕赴石窩場剿辦兄見

督率士卒奮勉勤勞不似勒保安坐達州徒以奏
報塞責至阿哈保穆克登布安祿楊遇春等分投
截擊殲賊共有千餘名皆由額勒登保親臨行陣
不辭勞瘁是以領兵各員皆知鼓勇直前奮力殺
賊其所報殲賊數目自必不虛非同謊報惡習看
來川省各股賊匪有日減之勢從此乘勝截剿以
次殲擒年內定可蕆事額勒登保係屬首功應膺

上賞至德楞泰七十五許文謨各路額勒登保必
當嚴切札催務將張子聰庹姓張金魁辛聰張添
倫等股速行擒獲免致牽綴至另摺奏飭令陝楚
毗連川省邊界各處實力防堵所見甚是但所派
之明亮慶成永保俱各獲罪革職逮問現交松筠
審辦而張漢潮業經矛傷身死其為首主謀之李
潮又已生獲此時那彥成帶兵入山搜捕張漢潮

分出餘匪淨盡後卽令前往平利洵陽一帶督同
王文雄慶溥柯藩等與德楞泰夾擊辛聰張添倫
等股此等敗竄之賊經大兵合剿可望卽時撲滅
俟陝省大局一定並可帶領勝兵赴川協剿其防
堵陝省邊界自有本省巡撫台布提督王文雄等
在彼領勒登保係屬經畧其應如何分布守禦之
處儘可隨時調度台布王文雄自當受其節制若

堵賊各將弁何處蹤跡即行指名嚴劾想額勒登
保發摺時尚未知有殲斃張漢潮之信故有此奏
將來那彥成赴川後與額勒登保彼此商酌一係
經畧一係欽差自能同心協力速成大功無煩朕
諄諄訓諭也再明亮拿獲李潮後曾奏及李潮情
願往招白號賊匪出降暫行留營令其親寫手書
記號派令妥幹兵丁賫往賊巢招致或即令現在

教匪中無關緊要之人前往今若聲稱保奏將擒
獲之李士貴李其倉李思明等留營設法招致徐
添德事屬相同可見賊黨漸有渙散之勢倘李士
貴等果能招降徐添德自當免其一死若行之無
效仍即將該犯等正法李士貴等現在拘禁軍營
亦不虞其逃逸也至前此倭什布妄奏徐添德率
領二萬餘衆侵擾湖北一節朕早鑒及該督畏干

失於防守之咎張大其勢揑奏情形曾屢次降旨
令倭什布固守邊界嚴加防範至德楞泰領兵前
往湖北行程多日兵丁應行支領糧餉不能足數
給發官兵等沿路尋覓民人所種野菽爲食即倭
什布所領之兵亦不支給口糧祇折路費令其自
辦殊屬不成事體兵丁陟險登山縱或攜帶銀兩
亦無處可以買食豈有忍饑打仗之理若因糧餉

不足反累閭閻尤無是理今額勒登保據實奏聞
所辦甚是現在倭什布巡防邊界尚爲奮勉前罪
姑不深責著額勒登保將緊要地方如竹山竹谿
等處再交該督嚴加防守倘再任逆匪闌入楚境
額勒登保即一面派員追擊一面嚴行叅辦朕必
治倭什布以疎防之罪嗣後剿賊官兵行抵湖北
若軍餉仍不充裕亦必將倭什布嚴行懲治不稍

寬貸又本日明興奏請賞添兵馬攻剿賊匪想因額勒登保補授經畧不得不以虛詞搪塞但伊既稱尚能騎射著額勒登保即將明興調赴軍營酌撥兵丁令其帶領搜剿以試其能若緊要處所諒伊亦不堪委用也所有明興條奏原摺一併抄寄閱看所言令鄉民共守村莊徒勞民力於防堵殊覺無益且焉有如許官弁分列各鄉各鎮乎明興

到軍營後或實心報効或退縮不前並著額勒登
保據實具奏
同日廣興奏言竊臣與托津管解餉銀赴川仰
蒙
聖恩委辦軍需重任於途次接准魁倫福寧來咨令
將四十萬兩解交保寧六十萬兩解交達州其
餘一百萬兩解赴成都省局以備各州縣採買

之用查川省調撥官兵剿捕賊匪一切鹽菜口糧買辦軍裝火藥等項在在需銀自當先以軍務為重其各州縣應行買還倉糧似尚非目前急務況採買倉穀最為外省影射積習本年春間臣所解餉銀經勸保調撥賑䘏不免有借東掩西之弊現在魁倫福寧咨內又未將籌辦兵糧聲敘明白若遽將一百萬兩全交省城其軍

需項下止存一半川省官兵約有六七萬名之多此項餉銀到川即全數支發兵丁鹽菜口糧不過兩月數年以來費用數千萬兩賊匪仍未全行撲滅臣既經理軍需不敢不倍加慎重請將現在調赴解送成都省局採買各州縣倉穀之京餉一百萬兩先行解送五十萬兩此一帶經由之地均屬寧謐俟餉銀解至川境飭令地

方文武各員小心護送其原解之道府侍衛郎
令就近前赴達州以洛差委並咨詢督臣魁倫
此項銀兩如實係籌辦現在兵勇隨營口食自
當卽令藩司迅速採買用濟要需若係州縣照
例額存倉穀似當將此項餉銀仍歸軍需項下
動支未便藉彌補倉糧稍滋影射之弊其四起
之五十萬兩仍札知直隸藩司解赴達州以備軍需

之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廣興與魁倫曰廣興奏川省需用
各款自當以軍務爲重其採買倉穀似非急務魁
倫咨會解送省局京餉一百萬兩應先給與五十
萬兩廣興係派往專辦糧餉之人必使軍需源源
接濟不致稍形匱乏方爲盡職自當以兵餉爲重
所謂在官言官廣興安得不從長計畫乎魁倫係

四川總督地方諸務是其專責因各州縣多有動
撥倉穀亟需買補還倉其餘尚有借墊各款是以
咨會廣興將京餉一百萬兩解往省局亦係爲公
起見其意以州縣倉穀既虧若不乘時動項買補
或致生勒令派買加徵等弊別滋事端更難辦理
况省城距川北不遠魁倫不得不籌慮及此但前
此魁倫奏到酌核軍需款項請再撥餉銀數百萬

兩摺內稱林儁於勸保任內稟請採買穀二百萬石朕即以彼此牽混總爲侵肥地步批示今廣興亦以採買倉穀爲外省影射積習可見此事總不能無弊至此次採買穀石是否籌備兵勇口糧抑係州縣照例買補亦當查明分別辦理使軍營自爲軍營倉庫自爲倉庫兩事截然不相攙雜即將來報銷核算亦易清釐不然京餉軍需豈不與川

省錢穀牽合一處乎地方官總爲三年以來侵肥
濫用不能歸入軍需開銷現在功屆垂成恐露破
綻故爲此朦混之詭計耳再本年春間廣興解往
軍餉二百五十萬兩內即有於成都省補還官借
當商銀兩等事是前次所發餉銀在省城動用者
已屬不少何以此次又須解送餉銀一百萬兩耶
自剿辦教匪以來所用帑項不下七千餘萬國家

經費有常安能用之不竭其所以不惜帑金頻頻
解往者原欲使軍中士飽馬騰爭先滅賊豈爲四
川一省州縣彌補虧空及支給營中駐守官兵俸
餉等項之用乎現在川省征兵共計七萬有餘鄉
勇尚不在內日給浩繁不容稍缺若軍無宿飽何
以責其踴躍前驅魁倫廣興皆朕所深信之人且
二人所言一爲軍務一爲地方俱以國事爲重而

據目前情形而論則廣興之說為長此時惟有將所發京餉先儘從征官兵之用若大功告竣後該省即有應行籌辦之事需銀若干魁倫不妨據實奏請朕必加恩給予彼時即酌撥內帑專辦地方事務不過發給一次可以通盤結局若軍務不能及早蕆事則用兵一日需餉一日迄無了期矣所有廣興奏請先行解送省局五十萬兩之處當與

魁倫彼此熟商妥辦前此魁倫原奏將五十九萬兩採買倉穀今廣興給予五十萬兩所短亦屬有限昨又撥往銀二百萬兩想廣興尚未知之今又得此項銀兩接濟更為寬裕廣興與魁倫總當盡心公事和衷商榷不可因此稍存意見也